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警世陰陽夢 第二十五回 假功冒爵

話說群凶聚會，日夜造謀，要奉魏忠賢做到極處，一步步要學那篡漢的王莽、曹操行事，弄權的趙高、董卓行徑。這個趙高要試眾人向他背他的心跡，在秦二世面前，把個鹿來指道是馬，那諂媚阿附他的。就說是馬了。那忠直不附他的，爭道是鹿了。附他的便得高官美爵，拗他的尋些事兒殺了。那董卓結交文臣蔡邕為知己，招武將呂布為義子，把持朝政，殺害善類，築郿塢、擁金穴、聚財貨、蓄伎女。這兩個賊臣弄權，或無異志。當時王莽圖叛，先要人稱功頌德，後自己以勢凌人，專權亂政，欺上愚下，空做了一個萬載罵名的賊子。可笑這些稱頌功德的人。不道那王莽能得幾時受用。天生一個光武好皇帝出來了。就是那曹操，造逆謀，殺忠良，要朝廷封公封王，作威作福，一門榮貴，四海離心，哪知司馬懿機在身伴了。這些幫魏的，先自喪了廉恥，壞了心地，能有幾人得實際哩？這都是前代的事，不在話下。且說魏忠賢要人稱頌，只圖富貴，借著大工的名魚，竭天下的財力，削國家的元氣。開了多少弊端，起發了無數的金錢，實官鬻爵，招權納賄。公用的□分不及二三，私得的□分倒有七八。都侵漁作為己物，載歸肅寧家中，就似銀山金穴了。因此請築肅寧城，學那董卓築郿塢的故事。到那三殿工成之日，那稱功頌德的，沸然起了，卻像聚訟公庭的不能盡述，略舉一二：

「門殿工程，歡第告成。皆賴廠臣擘畫出之獨斷，經營運以真心。舉數□年難就之工作，千百萬莫措之浩費，一日奏功於俄頃，節約於無算。」

「篤生元臣，蓋誠映日，謀畫規天。治國之法治工，曲木不加梁柱。課吏之務課藝，秋毫莫肆侵牟。心計運乎無限，省金錢何啻億萬。指使聯於有位，董將作，捷於公輸。」

「稽核有法，半鐵無冒破之虞；省試為勤，百工有兼程之績。」

「經畫有方，鼓舞有術。一人得一人之用，一日課一日之程。有玩愒，自無虛靡；無稽延，自無破冒。」

是時內外都進這些諛詞，如有一個不稱頌的，魏忠賢立刻就處他了。輕則迫誥命、削仕籍，重則坐贓擬罪，把個身家性命輕輕地送了。因此朝廷敘功，把魏良卿比例開國功勳，先封肅寧伯，不及一月，加封肅寧侯了。驟升崔呈秀工部尚書。各衙門督率工程官，都加了京堂職銜，仍管本衙門的事。又把匠作夫頭張凌雲、陳大同等都做了京堂，儼然乘轎開棍，反要兩衙門引馬避路。倚著魏忠賢的牙爪，凌轢縉紳，笞撻士民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太祖爺設立五城御史、五城兵馬司、緝事衙門，原為京師四方人雜處的所在，姦宄易生，著他們各自巡緝地方的。魏忠賢要立威壓制人心，希圖封拜，便擅違祖制，不由五城，竟縱廠衛廣布番役，以為鷹犬，橫行肆毒。沒些風影兒，捏成圈套，任他索詐無厭，聞口間有些怨氣的，拿錢來買囑這一行人，造出謀來，隨你皇親國戚，經他們手也要弄死了；再發到鎮撫司，登時打死。因此人家房闈之間，不敢提一個魏字。縉紳之家，不敢帶一紙家書。但是魏忠賢要殺人，便叫廠衛告為機密重情，吩咐許顯純嚴刑酷拷，送刑部鍛鍊，擬成死罪，不待時日便斬了。無端把個遼民武長春扭做李永芳的女婿，羅織他是個奸細。眾人以為緝獲有功，稱頌道：「廠臣志切忠君，心懷補袞。搜剔異弊，摘發神奸。」「首獲巨慝，大挫強虜。功高績茂，賞賜膺及優崇；慮遠謀深，茅分榮加列等。」

是時被這些番役任意誅求，假托緝訪，株連無辜，枉殺良善，不計其數，都做了功績。那稱頌的又不計其數。因此朝廷敘功，又封弟姪一人為安平侯。魏忠賢心尤不足，又與黨惡諸人商量，逐了袁崇煥去，把錦寧三捷的事，作為己功，要封王封公哩。

話分兩頭，且說錦寧這三次奇功，都是袁撫臺的。那時奴酋來攻寧遠城，袁公用火攻，炮石打死了奴賊有數千人，又打傷了數千人。奴賊大敗回營，都放聲大哭。這個老奴酋。叫做努爾哈赤，自從作亂以來，未嘗有這樣大敗。老奴酋，韃子們稱呼他是老罕。滿身都是重傷，又陣亡了兩個兒子，兵士死傷了大半，日夜憂煎，生個大癰疽在背上，死了。虜中便大亂起來。還有五個兒子，相爭要做酋長。有兩個駙馬，一個是李永芳，一個是佟大年。這兩個駙馬說道：「大家不要爭，只憑抓鬮兒定主。」便宰牛殺馬祭天。這兄弟五人對天禱告道：「但憑鬮下，立為主。」五人一齊跪著，兩個駙馬做成一樣五個鬮子。一個王字，四個臣字。盛在金盒兒裡蓋著，對天一搖，拿向五個人面前，掀起了蓋，一人拈一個，挨次開看。第四個兒子正拈著，立做酋長，主著國事，歃血為誓。便在營中焚化老奴酋的屍骸。天上落下大星如斗，卻像天崩之狀。這些奴賊，嚇得一個個魂都掉了。骨頭都酥了，呆癡癡的半日，慢慢地拾著老奴酋的骨殖，裝入皮袋兒裏在馬上，夜至五鼓，撤兵往沈陽去。造成金匣，盛老罕遺骨，葬在城下，卷旗息鼓歸本國去了。有被擄地方士民，督撫袁開諭道：

示諭遼東官兵士民，及金白東西各忠義等夷知悉：奴酋暴虐逆天，壞我遼土遼民，殺戮附近各夷，天人共憤。今違天冒暑，犯我封疆。西域一戰，是天亡奴賊。但中有所傷者。多是我遼人、我屬夷。我心深為憫至。奴酋不量力，遠攻寧遠，又被我兵殺死無數。如錦州城南，亦被我兵殺死者多。連日他的動靜，我豈不知？欲加兵於巢穴，慮恐玉石不分。所以稍緩，以待西南之大兵到日，同你們約定的機關，裡應外合，豈能逃哉？你們得便下手，不必太速。東西恭順屬夷，速去寧遠投降。我遼東之眾，不必赴寧遠投降，可在此共圖滅賊，失封侯之爵，寧加被奴逼死於矢石之下乎？奴如輕視錦州，錦州官兵無不用命殺賊。他若速臨城，速死。遲臨城，遲死。只恐他原望錦州，他的巢穴，倒被我水兵陸兵剿得空了。那時奴賤有家難奔，後悔何及！你等有忠義者，速圖之。勿失前言。特諭。

說這魏忠賢欺天、欺君、欺人，要圖封王封公，便把錦寧大捷的奇功，扭做自己名下。叫這些乾兒義子說欺心黑話，誑妄朝廷。把一個建功立業的袁崇煥，說他暮氣難鼓。物議滋眾，又不與他封蔭，嗾他告病回去了。這些心腹都來稱功頌德道：

「逆奴煽禍□年，狂烽惡燄，從此一折之者，皆賴廠臣，幹國精忠。一切器械糧草，盡心籌畫，預切綢繆，用人之效，奏此膚功。」

「錦寧之守，三戰三捷。奴酋伎倆已盡，狼狽歸穴，皆賴廠臣籌畫於帷幄，將士戮力於疆場。奏未有之膚動，振積弱之暮氣。」

「寧錦危急，羽書狎至。廠臣仰念宵旰，不遑寧處。調集援兵，以圖萬全。而馬匹、而糧餉、而器械，悉督發不遺餘力。若奉調士卒，依期前至，東顧之憂，不借之以消釋哉。」

「錦寧之捷，大振積塵，皆賴廠臣一腔忠誠，萬全籌畫。恩威造運，手握治平之樞；謀斷兼資，胸涵匡濟之略。安內攘外，濟弱扶傾。念殊勛之難酬，宜恩加之中錫。」

是時有個吏部尚書奏為：「元臣殫心為國事，奉聖旨，魏忠賢報國心丹，吞胡壯志。嚴正戎備，立三捷之奇功。雪恥除凶，洗一年之積恨。績奏安攘，堅列山河。寧惡彝典，昭然世爵，褒封允當。」

卻說舉朝稱頌，敘功加封魏良卿為寧國公。又有一班喪心病狂無恥的獸生陸萬齡等，上本稱魏忠賢功德，比禹、湯、周、孔，要朝廷封王，國學建祠。天啟七年八月二□一日，陸萬齡等在國子監動土起工。次日便是天啟爺晏駕昇天了。這二□日內，魏忠賢乘著彌留之際，矯旨封了客氏的兒子侯國興、弟客璠、姪客光先，都蔭封錦衣衛都指揮都督同知。又賜客氏墳地山田若干頃。魏氏一門，公一人、侯三人、伯二人、錦衣五□人、尚寶司司丞一人、親族錦衣若干人，第宅莊田不計其數，璽書鐵券無算。

那時有個兵部尚書霍維華，持正不肯復魏忠賢封寧國公這一本。魏忠賢便把袁崇煥革了世蔭，閒住去。霍維華對給事中許可徵說道：「京師裡眼中不曾見韃子的人升官蔭子，袁撫臺身家性命，在彼處與韃子覷面，倒不與他恩典，本部有何面目見人？如何服得邊疆拼命效死之心！」上本爭論，情願把自己的加級世蔭讓與袁崇煥。那魏忠賢大怒，面罵霍維華。霍維華道：「封疆本都的

事，不得不爭。本部在內元功有蔭，撫臣在外有功無蔭，不敢不讓。」這時節魏忠賢正要居功於內，霍維華要居功於外，兩個相左了，霍維華又對魏良卿說道：「五等之爵，係開國元勳，不過幾人。目今只有擒得奴酋，復得遼東的，方可以當這封拜，其餘不足說是功。」魏良卿即時把這話對魏忠賢說了。魏忠賢又大怒。

次早百官到乾清門問安，禮畢，有個李太監叫做李永貞，先發言道：「如今外面有人說閒話。」魏忠賢大嚷道：「外面有人說我無功，這些恩典俱不該到我的。我如今都不受了！」眾官員都擔著驚，不知這話是為哪個發的。霍維華道：「為我。」魏忠賢便擒拳擦掌，狠巴巴地，就似狼虎一般，信口捏出話來污蔑人。恨不得殺了袁崇煥、霍維華才快活哩。眾官員個個面上失色，霍維華走到西角門，對四位閣老說：「本部即告致仕了。這樣光景，性命不可保。若止是削奪，但願早早成就我去吧。」次日矯旨，宜霍維華到會極門。魏忠賢手付聖諭一道。霍維華捧出，心裡忖道：「畢竟是邊塞上一件重大難做的事，來處我了。」開讀看時，卻是為客氏要蔭他兒子個伯爵哩。霍維華不肯，只擬得一個錦衣衛指揮。魏忠賢道：「霍維華三次違拗我了！」大怒，又在乾清門問安禮畢的時候，對了眾官員面前，把霍維華大罵。霍維華便注籍辭印。魏忠賢差番役緝訪，沒什麼過失。這個李貞尋霍維華的舊奏章。捏成事端。魏忠賢袖著與閣下看完，拿霍維華家童、兵部長班兩項人，發鎮撫司許顯純拷打，要他首告，羅織罪端。閣下道：「他已經去了，如今何等時，還要做這等的事。」魏忠賢便道：「且放著他。」

八月二日天啟爺病篤之時，霍維華削職回籍。這便是魏忠賢生奪錦寧的功，來封個寧國公，與魏良卿做哩。可得享用嗎？正是：

兒孫自有兒孫福，莫為兒孫作馬牛。

魏氏一時榮耀，千古罕有。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